

川端康成

和他的小说

何乃英◎著

華中科技

川端康成
和他的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 / 何乃英著.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80-3151-6

I. ①川… II. ①何… III. ①川端康成 (1899-1972) — 小说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1000号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

Chuanduan Kangcheng He Ta de Xiaoshuo

何乃英、著

策划编辑: 郭善珊

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伊 宁

责任校对: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 · 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川端康成从镰仓自己家里出来，对家人人说“去散散步”。然而，直到晚上他都没有回来。他的家人觉得奇怪，晚上9点45分左右让他的助手岛守敏惠到他的工作室去寻找。

川端康成的工作室设在逗子市小坪的“玛丽娜”公寓大厦四楼的一套房子里，是自当年1月中旬起使用的。他平时一周约来这里三次，每次都由助手陪同，但这一天却是单独来的，时间约在下午3点多钟。

岛守敏惠走进屋里，立即发现出事了——川端康成已经自杀身亡，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自杀时间被推定为下午6点左右，自杀方法是煤气中毒。洗脸室里铺着被褥，从煤气炉上引过煤气管子。川端康成躺在被子里，口中含着管子，枕边放着刚开封的威士忌酒瓶和酒杯，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

这个噩耗一经传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全国，也震惊了国外文艺界！

目 录

家世与童年	1
1. 没落家世	1
2. 孤独童年	4
青少年时代	14
1. 从茨木到一高	14
2. 大学生生活和创作	23
新感觉派时期	32
1. 踏上专业作家之路	32
2. 新感觉派运动（上）	35
3. 新感觉派运动（下）	46
4. 《感情装饰》	61
5. 《十六岁的日记》	73
6. 《伊豆的舞女》	83
整顿与探索	94
1. 整顿前后	94
2. 《温泉旅馆》和《浅草红团》	108
3. 模仿意识流小说	115
4. 走自己的路	128
战争前后	134
1. 战火之下	134
2. 战后生活	138

3. 《雪国》(上)	142
4. 《雪国》(下)	152
五十年代	172
1. 成熟时期	172
2. 《千只鹤》	177
3. 《山音》	181
4. 《名人》	195
5. 《东京人》	203
晚年经历	211
1. 收获·矛盾·荣誉·自戕	211
2. 《古都》	219
3. 《睡美人》	225
4. 《一只胳膊》	234
川端康成小说的特色	239
1. 思想内涵	239
2. 表现方法	258
3. 艺术风格	292
川端康成——“东西方融合”的文学家	300
附录一：川端康成生平思想和创作年表	315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331
后记	334

家世与童年

1. 没落家世

川端康成（1899—1972）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世家。据他自己回忆，他的家族在历史上曾与镰仓幕府第三代执政官——北条泰时^①为首的北条氏一族有联系。在一份“宗谱抄件”上，记载着“北条泰时之九子，骏河五郎道时之三子，川端舍人助道政，乃川端家之先祖也”等字样。川端康成的祖父曾经对别人自豪地说过，我们这个家族从北条泰时起已经延续了700年，今后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并且很快就会恢复往昔的盛况。川端康成自己在《文学自传》里也曾经写道：“我有北条泰时第31代或32代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宗谱。”^②据《十六岁的日记》中“后记”记载，这个宗谱“直到现在仍然锁在美代家佛坛的抽屉里”，其中记录着川端氏代代户主的名字，如第29代是三八郎（即川端康成的祖父），第30代是荣吉（即川端康成的父亲），等等。

川端康成的家乡在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也许是由于世家的关系吧，他家祖祖辈辈都担任村长。“我的先祖大概以所谓村里的贵族而自豪吧，所以拥有自家的墓山，远离村里的墓地。”^③——川端康成曾在短篇小说《致父母的信》里写过这样的话。关于墓山，他在同一篇小说里还写道：那座墓山也只剩下留有三四十座石碑的山麓，祖父卖给别人的那部分，在我童年时代就已经被人开垦，变成了桃山；

① 北条泰时（1183—1242）：北条义时之子。1224年继承执政官职位。1232年制定《御成敗式目》，明确幕府执政方针。1242年出家，不久死去。

②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全集[M]. 东京：新潮社，1999（2）：37.

③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全集[M]. 东京：新潮社，1999（5）：208.

买主还逐渐向墓地方向扩展地盘，作为界标的大松树已经枯萎，界石也被掘起。我每逢假期回到故乡，便会感到坟墓周围的松树和杂树林变得日益稀疏，好像墓标快要裸露出来似的。我在中学时代就曾空想，自己早晚将会飞黄腾达，那时要把坟墓周围被人侵占的土地买回，修起漂亮的石头围墙^①——这是川端康成自传性小说里所写的话，所以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祖祖辈辈担任村长的家庭，有三四十座石碑也不奇怪；而从后来仅仅剩下十几座的石碑中，则可以看出明显的衰败景象。至于修建石头围墙的空想，日后似乎没有变成现实，而是改为修建菩提塔。

然而，这个所谓“村里的贵族”后来也无可挽回地没落了。其没落究竟始于何时，如今已经很难考察，但无论如何也是与川端康成的祖父——川端三八郎分不开的。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位祖父1841年生于现今茨木市西河原吉川家，是源左卫门的次子，自幼被川端家收养，并作为川端三右卫门的长子入籍，成为川端家的继承人。他于1854年担任见习村长，1859年担任正式村长，明治维新以后，则担任户长职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个好事者，脾气多少有些古怪，不肯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喜欢尝试经营各种冒险事业，如一会儿栽培茶树，一会儿生产琼脂，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此外，他对房子的风水也有兴趣，经常把房子拆了再盖，盖了再拆。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家里的田和山一文不值半文地接连变卖了。到川端康成懂事时，家里的房地产已经所剩无几。川端康成曾在《十六岁的日记》等自传性作品里多次描述过祖父的“业绩”。例如：祖父从他儿子荣吉那里学到一些西洋医术，把它加在自己的中医医术中，长期为村里人开方治病。有一次村里流行痢疾，平均一户一个病人，只好建立两个临时隔离病房，闹得人人自危。这时，祖父开的药方显出奇效。于是，祖父来了兴头，准备用“东村山龙堂”的字号出售得到内务省许可的三四种药。然而，制药工作

①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全集[M]. 东京: 新潮社, 1999(5): 208-209.

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似乎只是印刷了几千张“东村山龙堂”字样的包装纸就告吹了。由此可见，这位祖父缺乏办成事业的恒心。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主持下，川端家也就不能不衰败了。

对于这样一个没落的家庭，川端康成所持的态度似乎也是很微妙的。他既珍视其“不甚可靠的宗谱”，又为其没落感到惋惜。当他发现自己的家不仅财产丧失殆尽，而且成员体质虚弱时，便不禁产生一种悲凉之感。他曾在《临终之眼》里写道：“我认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开出一个花朵。也许有少数例外，但只要调查一下现代日本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出身世家。读读妇女杂志的流行文章、女明星的经历和成名故事等，便会知道她们都是名家之后，在父亲或祖父一代家道中落的。出身卑贱而自行发迹的姑娘几乎一个也没有。情况如此相似，实在令人吃惊。若将电影公司玩具般的女演员也算做艺术的话，那么她们的故事大约也不只是为了虚荣和宣传而编造的吧。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才能产生一个作家；但在另一方面，世家后代大抵是体弱多病的，犹如残烛的火焰即将燃到尽头一般，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这已经是悲剧。我们很难想象作家的后裔会健康而且繁茂。实例必然会超出诸位的想象。”^① 我们不难想象，川端康成这段话是满怀深情写的，其中包含着自身的悲惨经历，包含着自身的深切体验。由是可知，川端康成既为继承世家血统而感到自豪，又为世家没落沉沦而感到惋惜。这种没落情绪对川端康成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①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M]，东京：新潮社，1999（27）：14.

2. 孤独童年

川端康成不但出生在一个没落世家，而且自幼失去骨肉亲人，在寂寞孤独的环境中长大。“我的祖父于1914年5月25日死去……在祖父死去之前，祖母在我八岁时死去，母亲在我四岁时死去，父亲在我三岁时死去。唯一的姐姐寄养在姨母家，在我十岁左右时死去。留在我记忆中的亲人，只有祖父一人。这种流贯我处女作的底层的孤儿的悲哀是很讨厌的。”^①（这里用的是虚岁——引者注）——这是川端康成在《独影自命》里对自己孤儿遭遇的概括。

据川端康成年谱记载，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在大阪市北区此花町1段79号的一个普通医生家庭。他的父亲川端荣吉当时30岁，母亲玄当时34岁。他还有一个名叫芳子的姐姐，比他年长四岁。

他父亲川端荣吉早年毕业于东京的医科学校和济生学舍，先后在大阪的桃山医院和高桥医院工作过，1897年获得开业医生资格。他虽然以医学为专业，以医生为职业，但他的业余爱好好像十分广泛，他学习儒学，喜欢汉诗文和文人画，并以“谷堂”为自己的号。他在家收藏了不少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汉文书籍，也有许多日文和西文书籍，包括若干文学作品，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一直到德文小说什么都有。不过，他的身体从小就很虚弱，长期患有肺结核病。他虽身为医生，却未能挽救自己的生命。在1901年1月17日，即川端康成一岁多的时候川端荣吉就辞别人世，抛下父母、妻子和一对年幼的儿女，终年32岁。据说他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时，还惦记着这对小儿女，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并且有所作为，不要像自己这样中年丧命。于是他挣扎着坐起来，为儿子康成写了“保身”二字，为女儿芳子写了“贞节”二字，作为遗训。然而，尽管父亲如此伤感，川端康成却由于年龄太小，在与父亲作最后告别时，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这是

^①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M]。东京：新潮社，1999（33）：281-282。

他出世后经历的第一次死别。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川端康成便随着母亲离开大阪市自己的家，来到大阪府西成郡丰里村母亲的娘家暂住。但不幸的是，在母亲娘家住了不足一年，1902年1月10日，即川端康成两岁多的时候，他的母亲又因为在伺候父亲时传染上了肺结核病，也离开了人间。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经历的第二次死别。

川端康成和父母诀别时年幼无知，尚未达到记事的年龄，所以长大以后连父母的模样也没有什么印象，更谈不上其他方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父母在我心中并不具有“实感”，仅仅是个“虚像”。他日后在一篇题为《油》的小说里写道：父亲在我两岁时死去，第二年母亲又死去了，因此我对双亲毫无印象。母亲连照片也没有留下。父亲也许因为长得漂亮，所以喜欢照相。在卖老家的房子时，我从仓房里发现了他各种年龄段的照片三四十张。我曾将其中拍得最好的一张放在中学宿舍的桌子上作为装饰品；但之后几次变换住处，这些照片全部遗失了。不过即使看见照片也想不起什么来，虽然心里尽量想象这是自己的父亲，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感受。有时听别人说起我父母的事，也并不觉得亲切，马上便忘掉了。

尽管父母死时没有感到怎么悲伤，对于父母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这接踵而至的可怕灾祸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他后来说过：父母相继病死，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上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惧。

川端康成的父母死后，祖父三八郎和祖母金（这位祖母是大阪府西成郡丰里村富户黑田善右卫门的次女，与川端康成的母亲同出一家，是川端康成母亲的姑母）便把他带回老家，即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居住，而姐姐芳子则被寄养在姨母家。这个老家四周围着树篱，本来是一所很像样的宅院，但现在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了。

在这所房子里，川端康成在祖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下，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从川端康成后来写的回忆材料里可以看出，

祖孙三人的生活似乎是颇为阴郁、寂寥的。川端康成的父母体弱多病，他自己又是母亲怀孕七个月生下的早产儿，所以身体瘦小虚弱。因此，祖母对他的爱护几乎无微不至，甚至于达到了盲目可笑的程度，如他七岁以前从来没有好好按时按顿吃过饭，为了预防感冒像女孩子那样留着长头发，因此常常被别人嘲笑等；不过也许正是靠着祖母这种爱护，这个孙儿才得以勉强活了下来吧。祖父虽然知道祖母的爱是盲目的，自己时常想要摆脱出来，然而事实上却也很难摆脱掉。于是，祖孙三人之间便经常发生各种各样既有趣又可笑的冲突。如有一次，川端康成不知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惹得祖父发起火来，非要打他不可。他在前边跑，祖父在后边追，但不是撞在柱子上，就是碰在隔扇上。祖父越追越生气，越追越难过。后来川端康成跑累了，蜷缩在屋子角。等祖父快抓住他时，祖母跑上前来护着他。这时，又着急又生气而且几乎双目失明的祖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起祖母来。祖母碰倒了碗橱，踢翻了水壶，弄湿了衣服，这才大声喊叫起来。祖父吃惊地站着不动，祖母躺着不动，川端康成则蹲着不动，随后三人便一齐大哭起来。

或许由于头脑聪明、灵活，川端康成小时候在直觉和灵感方面特别敏锐，经常能够说出一些小小的预言，如丢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啦，明天要来什么客人啦，等等。但不知为什么，这种特异功能在他到了上学的年龄便逐渐消退了。

正式入学之前，川端康成在家里跟祖母学过字母。那种学习方式是自由自在、轻松愉快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紫菜饭团，一面慢慢吃着，一面听祖母讲解，别有一番乐趣。

1906年春天，川端康成七岁时正式进入丰川村普通小学学习。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轻松愉快的家庭学习结束了，严肃紧张的学校学习开始了；另一方面，狭小孤寂的家庭生活环境也渐渐被打破了。在开始阶段，川端康成对于这种新变化感到很不适应，总是畏缩不前。例如，关于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情景，他日后回忆起来时仿佛眼里仍然含着泪花——除了祖父和祖母以外，我几

乎不知世间为何物。因此，我进小学时，祖母担心得不得了。参加完开学典礼回到家里一看，祖母为了慰劳我，给我预备了好吃的。陪我到学校去的美代报告说，谁谁哭了，康成没哭。其实在会场上我也一直含着泪花。

由于从小养成的怯懦孤独的性格，由于觉得学校上课讲的内容无聊，再加上常常生病，所以川端康成刚入学时经常请病假不上学，据统计，他第一学年因病缺席竟达 69 天之多。只要他一说身体不舒服，祖父、祖母就马上让他躺下，给他药吃。可是当时学校实行各村学生出席率竞赛，全村学生每天早晨先在神社门前集合，然后一起上学。如果有人缺席，大家都受牵连。因此每当川端康成不露面时，学生们便一起来到他家门前。祖父、祖母事先已把早上打开的防雨套窗重新关紧，抱着孙子在屋子里缩成一团。学生们先是齐声呐喊，听到里面一声不吭，他们便生起气来，又是叫骂，又是往套窗上扔石头，又是乱写乱画一通，最后临到上课时间迫近，不走就要迟到，才不得不退去了。待到外面鸦雀无声之后，祖父才松了口气，说声“不碍事了，全都走了”，站起身来打开套窗一看，上面已被学生涂得乱七八糟了。

大约是在川端康成刚刚适应学校生活不久，即 1906 年 9 月 9 日，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在他的头上——他的祖母突然间死去了。祖母比祖父大两岁，当年 67 岁。据说祖母死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她一心挂念的孙子上了学，自己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川端康成对长期以来抚养自己的祖母感情颇深。他后来写的《故园》《祖母》等作品都以动人的笔调描写过祖母、怀念过祖母。据他回忆，祖母临终那天，忽然说脚冷，让他给她穿上袜子，盖好被子。这是祖母第一次让他给自己做事，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让他给自己做事。他写道：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祖母死前一两个小时的事。我幼小的心灵被惊呆了。这件事我日后也不曾对谁说过，只有自己一人记在心里。此事让我幼小的心灵因此得到了宽慰。

祖母去世以后，这所大房子里仅仅留下川端康成和年迈体弱而且

双目半盲的祖父相依为命。祖孙二人的生活越发显得寂寞、孤独和悲哀。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以前动不动就爱哭的人，现在却不哭了。用川端康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祖母死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我变得更加发怵了。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农村已经普遍使用煤油灯，可是祖父觉得煤油灯危险不让使，非让用纸灯笼不可。对于双目几乎失明的祖父来说，点什么灯都差不多；但对于川端康成这一代人来说，在旧纸灯笼的昏暗光线下看书的人，肯定是少有的。这种昏暗的灯光，使他的心情更加抑郁。川端康成日后在《纸灯笼》里写道：纸灯笼的灯光培育了我。当时已经是从明治三十年代向四十年代过渡，无论什么样的农村都没有不使用煤油灯的家庭了，但祖父认为煤油灯危险。祖父眼睛不好，煤油灯也好，纸灯笼也好，在他看来亮度差不多，都是一样阴暗。灌上菜油，拨动灯芯，在旧纸灯笼的阴暗灯光下看书的人，在我们这辈人中，大概没有吧！我的幼小灵魂的新芽便是纸灯笼的朦胧光影。他在《致父母的信》里写道：对方看不见我，所以我怎么盯视对方都可以。我是祖父从小养大的，在家里非常任性。祖父有时气得浑身发抖。我露出赔不是的目光，一面流着眼泪，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祖父的脸。祖父看不见我的眼泪，仍然怒气冲冲。我知道祖父看不见，也就不觉得流眼泪难为情了，如同对着别人的背影低头哭泣一般。即使不是这种时候，但只要长时间盯着祖父的脸，我这个少年便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思绪所感染。我目不转睛地盯视别人脸的习惯，或许是与盲人单独生活多年养成的吧。——从以上两段十分生动有趣的描述中，我们便可以想象川端康成和祖父两人生活的孤寂情景了。川端康成祖父失明的原因是白内障，大约早在接手抚养他的时候就已经几乎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后来逐年恶化，最后终于差不多全盲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至少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祖母死后不久，1909年7月21日，他唯一的姐姐芳子又因热病和心脏停搏离开了人间，年仅14岁。川端康成和这个姐姐虽然是一母

同胞，可是由于长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熟悉。父母死后，姐姐长期寄养在姨母家里。后来，川端康成仅和姐姐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祖母葬礼的时候，姐姐回到家来，当时正下大雨，姐弟二人分别让人背着到墓地去，只有这个印象留在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是川端康成被人带着走亲戚时，在姨母家里见到了姐姐。

在《参加葬礼的名人》和《致父母的信》等小说里，川端康成曾经写过得到姐姐病死噩耗时的情景和他自己的感慨。诸如：祖父听到姐姐生命危笃的消息，静静地数箎竹替她占卜的姿态；他接到姐姐病死的消息不忍马上告诉祖父，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决心读给祖父听的矛盾心理；比起姐姐之死来，祖父那年老体弱哀伤之极的样子更加刺痛少年的心，甚至使他感到连呼吸都困难了；等等。他写道：姐姐寄养在姨母家，与我分开居住，我连有姐姐这件事也几乎忘记了。因此，对于姐姐的死，我也只有通过祖父的悲伤才能感受得到。记得姐姐临终前，祖父也未能赶去看看，也没有带我去参加葬礼。他又写道：那时我能读普通的汉字。有看不懂的草体字，就握住祖父的手，用手指头在他的手掌上反复写几遍，让祖父告诉我。想起读那封信时从祖父手上传来的触感，我的左手掌至今仍然冷冰冰的。——从这两段话里固然可以看出，由于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川端康成对姐姐的感情并不很深；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受到祖父的感染，姐姐的去世依然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

川端康成家在本村几乎没有什么亲戚，祖母和母亲娘家的亲戚也都住在几里地之外，经常出入他家的只有帮忙料理一些家务的美代一人而已；而在村里其他人的眼中，这个从前代代担任村长、如今只剩祖孙二人的家庭，即使不该受到嘲弄，也唯有从远处观望观望而已吧。这种冷淡的关系给川端康成寂寞的心灵又添一层惆怅。像凝视祖父的面庞一样，他也常常远远地眺望村里的人，眺望周围的山峦、田野、树木和房屋，这一切都给他一种冷淡的、寂寥的感觉。

或许由于这种环境过分寂寞了吧，川端康成从小就喜欢读书。他

的阅读兴趣很浓，范围很广，不管是什么内容的书，见什么看什么，通俗读物也好，冒险故事也好，哪一样都不放过，不久便把学校小图书馆里所有的藏书通读了一遍。

关于当时生活和读书的情景，他后来在《致父母的信》里回忆道：我还记得，在小学毕业或者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在天亮前，独自登上一座庙的后山去看日出。究竟为什么要去看日出呢？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我读的文章里描写过日出的美景吧。我有时还像一个轻松干活的花匠，爬上院子里的厚皮香树，坐在粗大的树枝上看书。我觉得在树上看书，比在房间里看书踏实得多。我一坐在树上，就好像坐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一样，各种杂念全都抛到脑后去了。

从经济方面来说，这时祖孙二人的生活似乎相当拮据。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川端康成父母留下的3100元钱。按照亲戚会议决议，这笔钱存在川端康成的姨父手里，由他每月送来23.25元作为二人日常生活费用。可是，这些钱似乎很难满足爷孙俩又要穿衣吃饭，又要学习买书的需要，所以，川端康成当时曾以祖父的名义给亲戚们写过一封信，其中甚至有“拙老俭约勿论，每日仅以酱汤下饭”，“康成也每日仅以梅干下饭，健康难保”等语。既然是为了要钱，文字内容或许不免有些夸张，不过实际情况大概也与此相距不远吧。

但是，对于川端康成来说，比“每日仅以梅干下饭”的贫困状况更加难以忍受的，是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的寂寞和悲凉。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意识的加强，这种寂寞和悲凉的压力似乎也越来越沉重了。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他要求冲破这道罗网。于是，在他上中学后，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晚上到朋友家里去玩的习惯。尽管这时他已经能够理解祖父单独一人在家的寂寞心境，觉得自己这样做很不妥当；可是他又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寂寞，一到晚上就在家待不住了。关于这些，他在《致父母的信》中有一段细致的描写：

祖父活着的时候，我也几乎每晚都不在家里。每天吃完晚饭，屋

里一暗下来，我就好像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感所驱使，坐立不安；但又觉得把祖父一人留在家里过意不去。于是，我眼睛盯着祖父的脸，心里觉得无可奈何，终于忍耐不住了。

“爷爷，我可以出去玩玩吗？”

“啊，去吧。”祖父高兴地微笑着回答。

这样一来，我的心里反而更添一层孤寂，年迈人细弱、尖锐的声音听来颇为悲凉。我走出家门，顿时觉得周身轻松，一溜烟儿地跑了起来。朋友家里温暖得很，我越是惦记孤苦伶仃的祖父，反而越发不愿意起身告辞，经常要过12点钟。当背后朋友家小门的铃声响完，便有一股悲凉的哀伤猛然袭来。走到自己家的树篱前，一面感到黑暗的恐怖，一面担心留在家里的祖父会不会死去，于是跌跌撞撞地跑起来。这是每晚的惯例。然后，悄悄爬到祖父的卧铺跟前，注视着他的睡脸，同时眼眶里充满泪水，后悔不该把他一人撂下。那时祖父的睡脸已经接近死人的凄惨脸相了。可是，一到第二天晚上，我又不得不再度提出同样的要求——“爷爷，我可以出去玩玩吗？”^①

川端康成当时经常去的是宫胁一家。这是一个四口之家，除父母外，有兄弟二人：哥哥秀一，比川端康成高一年级；弟弟宪一，比川端康成低一年级。川端康成与这两兄弟关系都很密切，甚至近似于对异性的思慕，对他们的父母也怀着依恋之情。他和这一家人每晚围坐在一起，“话题由此及彼，犹如走马灯一般”，无休无止，心情十分舒畅。

1914年5月，祖父的身体骤然间衰弱起来。25日半夜，祖父离开了人世。据《十六岁的日记》和《故园》等作品记载，当晚恰逢昭宪皇太后的葬礼，川端康成正因担心祖父病危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到学校去参加“遥拜”仪式时，听见祖父说“这是日本国民的义务，去吧”，马上像离弦的箭一般跑出家门。中途由于木屐带子断了，只好又垂头

^①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全集 [M]. 东京: 新潮社, 1999 (5): 228-229.